



春秋經傳卷二十二

宣公中

庚子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左傳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

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

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

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

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

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

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

悼

使士魴來聘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

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辛丑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夏取邾

邾音詩左傳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而二師于

未及習帥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二師于邾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禩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弘謂其憂弘大多謂其憂衆多窀穸夜猶言長夜謂葬埋也春秋謂祭祀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楚子自請以此為謚

冬城防

左傳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侯畢農事禮也

壬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

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莒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奪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持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湯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贄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

弟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十三年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吊數吳不德言伐楚之喪子叔齊子即叔老聲伯子

音釋嗥音豪邊音踢菁音蒙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傳夏

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大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蟻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其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力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在秦伯

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十一年秦人伐晉戰于櫟賦苦葉之詩深則厲淺則揭示欲濟也荀偃欲戰故云唯余馬首是瞻左史晉大夫莊子即魏絳中行伯即荀偃伯游荀偃字遷延却退也鍼為欒黶戎右故曰二位於戎路士鞅士句子音釋械音域

已未衛侯

出奔齊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

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於戚而見蘧伯玉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蟻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野人執之初尹公作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

戮射為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
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
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
也亦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
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
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
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
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
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
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
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
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
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
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
邾糧歸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曰余不說初矣
余孤表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
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
之言震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冀上也
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
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

欲無入得乎○戒命也食宴食君間燕無事召臣共食
服朝服也肝晏也臧孫氏邑在衛河上崩孫文子之子
巧言卒章云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奉無勇職為亂階
喻文子恐蒯不解故又誦之并帑并妻子居于戚庸知
愈言更立之君未知愈否古者於竟上立闕自闕之近
者出伯玉恐難作欲速出竟也子行群公子使之請和
也野人執之公徒敗走野人為公執之子魚即庚公差
輈車輓子鮮即鱣獻公毋弟不說初言初從君已非悅
之不得已耳狐裘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
有惡喻已從君罪不多也音釋輈音渠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

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

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

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

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

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
孫寤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爲掩姦
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
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
天地之性乎故衛衍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
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木濟原之書故不書
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
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爲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
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
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甸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

邾人于戚

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
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
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
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
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析羽爲旌王者游車所建齊私有之宣子聞而借觀
之

癸卯十有五年

春宋公

平

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春宋

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

敢

劉夏逆王

靈

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

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

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

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

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

書

夏齊侯

靈

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左傳齊侯圍成貳於

秋八月不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甲辰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簡

曹伯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左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傳張君臣為中軍司

馬邾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

戊寅大夫盟

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濕使諸大夫舞曰

庚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二

常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不庭不朝聘也

來庭者謂不朝聘也韓宣公熱大夫惠立書 杜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

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没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平執莒子邾子以歸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齊侯靈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簡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傳許男請

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驕聞將伐許遂

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

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榘林庚寅伐許次

十函氏晉荀偃樂厲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

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

之外復伐許而還晉人留大夫在會歸諸侯鄭與許

有宿怨故子驕相鄭伯親往叔孫豹即穆子從公歸故

叔老會伐叔老即齊子夷等也諸大夫爵位相等不可

先鄭君故書會鄭伯音釋湛音沉

秋齊侯靈伐我北鄙圍成左傳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

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孺子速孟獻子之子

去之以師去之不與之戰以成其名音釋微音交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

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

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

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

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

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

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禘祀喪畢之

吉祭庶幾來救魯也問謂開暇圻父之詩譏偃掌甲兵

不救魯鴻鴈卒章言魯民離散鳩聚集也

乙巳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平伐陳左傳宋莊朝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

意

秋齊侯靈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鄆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魯師迎臧紇畏齊不敢至防故至旅松鄆叔紇孔子父與臧紇二兄弟送臧紇于旅松而復還守堅亦臧氏族夙沙衛齊奄人君賜不終言君已傷之而命之無死又使刑餘之人致禮於士杙檠也音釋杙音弋抉音決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

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屏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

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瘠狗瘠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華閱弟臯比閱子鉞劍如刀者向戌為左師食邑於合亦居盧門殺吳於此故云盧門左師之後蓋之掩其罪不問也策馬捶也過門必騁惡與相見瘠狗狂狗音釋鉞音披瘠音制

冬邾人伐我南鄙左傳為齊故也

丙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齊齊故也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

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

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

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

春秋左傳卷之三

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采守藩之臣乎其贊

夏晉人平執衛行人石買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也故也故

秋齊師伐我北鄙中國無事其於天子世一良佩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獻鄭伯簡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將

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

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

復濟雅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澳

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

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

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

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于盡

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

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

以旃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

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

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

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

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

齊之厚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

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

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此日乃弛弓而自

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
 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維南及沂
 里○獻子即荀偃雙玉為穀神主民也廣里作塹橫廣一
 里○范文子即士匄析文子齊大夫斥度也雖不至處亦
 踈建旌旗為陣偽示衆也右偽以衣服為人形以旆先
 建旌旗於前若兵伍隊在後以掩其輿柴輿柴揚塵以
 示衆脫逃也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鳴夙沙衛奄人
 殿師故以為辱衛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師得之脰
 頸也取其衷欲復射其中衿帶也秦周魯大夫迫為拘
 逼止還盤辟不進貌枚馬擗闔門扇數之示不忍畧言
 但行畧無久攻意鞅馬腹帶郵棠齊邑音釋塹
 音羨脰音豆衿音今荻音狄檣音荀郵音尤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

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

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

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

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
 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
 孽不可追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對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

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且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驥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為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

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午即子庚揚豚邑尹名宜不從禮不得從先君之禮嘗試其難易也從鄭伯以其時晉圍齊故三子從簡公會晉滑國費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信再宿也魚齒山下有水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不進也。今正平補下不競強也。

丁未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

晉人執邾子左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公至自伐齊○取邾田

自鄆水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鄆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

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季孫宿如晉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

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葬曹成公曹宣公不葬也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左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為太子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問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

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傳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

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

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諸子衆妾也立長為常禮致隙曰問諸侯指光言光之立數

從諸侯征伐盟會列于諸侯是亦諸侯也東太子使居

東鄙廢之微逆光使微服迎光易
已言欲立牙廢已也音釋醜音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禮也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

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

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眾矣士

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

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墾帷而歸命乎

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

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墾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

無妻

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况喪必不可伐非
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遷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莊殺其大夫高厚

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
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鄭簡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
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

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
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子革子良出奔楚

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十年尉止等作亂殺執政于西宮子孔知之故不死

子孔又欲去諸大夫召楚師至於純門革乃子然
之子子良乃士子孔之子皆子孔姪嘉即子孔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
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

頁係下
不
頁係下
不
頁係下
不

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
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
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甸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

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眚敢不承命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

戊申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傳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

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

平齊侯

宋公

平

衛侯

獻鄭伯

簡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

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景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

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

長

二

三

周

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
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
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
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哀之弟黃出奔楚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
偏憖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

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
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
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公子
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
去其親五年不叔老如齊左傳齊子初
聘于齊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左傳冬季武
子如宋報向

戍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
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
臺武子去所
曰臣不堪也

巳二十有一年其

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春公如晉拜
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
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

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
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
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
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
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
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
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
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
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
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

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洒濯潔之也壹專一也軌度欲合乎法信敷令也明徵可也其大矣其小矣其明也其微也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間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

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况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左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

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賔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羅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
 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
 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
 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
 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
 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
 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
 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
 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
 棄社稷不亦惑乎繇而禹與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
 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
 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
 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
 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
 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
 也國多大龍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
 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
 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
 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

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驪不
 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
 若棄書之力而思驪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
 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効之其又甚
 焉使司徒禁掠驪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轅桓
 子即驪懷子即盈樂祁桓子妻老家臣幾亡樂氏之室
 桓主指驪吾父以下述盈之言著晉外邑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左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會晉侯平齊侯宋公平衛侯鄭伯簡曹伯武莒

子邾子于商任左傳會于商任錮樂氏也知起中行喜

鮒謂范宣子曰蓋反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

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無子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庚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

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繫其子弟不收

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

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自欒實以靖侯之孫傳桓叔至

貞子枝佐文霸業枝之子盾事靈公將下軍盾之子書是為武子事成景厲悼有功盈即書之孫

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

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

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州
沙隨
會
會

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康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

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

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

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子子三日棄疾請凡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

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選子馮為令尹居謂居此不

亡洩命漏君命重刑重父刑請子尸請迓其父之尸於朝君臣有禮有君臣之禮也追舒即子南

辛亥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左傳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

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

公子黃○築城者板墜地慶氏遂殺之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

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

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

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

親而不能保諸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

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

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欒

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年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

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其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線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驟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公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我宣子喜曰而殺之斐豹謂宣子曰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室死之鞅用劔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鈞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勝妾在中胥午守曲沃大夫魏獻子即魏舒絳晉都莊子即魏絳獻子父趙莊姬譖原屏欒卻為微殺原屏苟偃伐秦欒駮馬首欲東故皆相怨樂王鮒

使宣子詐為婦人入公宮恐樂氏有內應斐豹先犯罪沒為隸隱短墻也樂樂盈族鞅謂樂免已注屬矢於弦也車轆梘本而覆

樂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樂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樂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

莊

伐衛遂伐晉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

莒伯申鮮虞之傳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刑公盧蒲葵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濁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成邠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先驅前鋒也申驅次前軍也傳摯申鮮虞之子貳廣公副車也啓左翼也肱右翼也大殿後軍也君於有何言不顧而弑之以誼晉音釋肱音脅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已卯仲孫速卒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牲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聽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

哭而出口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

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公彌即公鉏季氏庶長子悼子即季孫紇武子庶次子乃止謂不立紇旅獻酬畢而衆相酬北面重席為特位以待悼子又以新樽洗潔飲之下階以迎之及旅而召公鉏無上禮但命與大夫齒列是分別嫡庶子之禮見廢立意矣失色恐其不從也具享燕之具旃之也盡以與之也孟孫即仲孫速孟莊子也豐點孟莊子御騶之官羯即孟孝伯孟莊子庶次子請讐臧氏言鉏能立羯為孟氏後則孟氏為鉏讐臧氏秩莊子長子臧氏因季氏欲立紇尚有力能定之若季氏立羯則力過之矣戶側喪位唯其才因季孫廢鉏立紇云擇才故答以此夫子之命誣為孟氏命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左傳孟氏閉門告於季孫

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

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也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
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
之姨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
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
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
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
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
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
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
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
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
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
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
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屈其孟椒乎齊侯將為
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
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亢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
鞏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
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
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羯既立謬閉門自守若禦臧氏亂者將辟將辟除葬
地藉除羯於臧氏借人為已除治葬道故武仲使遂正
之夫助之畏孟氏故使甲從已賈與為臧宣叔即臧孫
許之子紇宣叔繼室生子其母與穆姜為姨昆弟蔡蔡
地所出大龜不吊不為天恤也賈使弟臧為納龜為已
請為遂自為請立也二勳謂祖文仲父宣叔之勳其人
臧紇同行之人無詞言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無詞罪
已外史述往日魯盟二惡臣如此為臧紇田與之田邑
也

晉人平殺欒盈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

齊侯莊襲莒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

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隊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
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
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
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
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
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壽舒莒地使無死曰請有盟莒子欲二子無致死戰且欲以盟要之杞殖即杞梁華還即華周隊夾道也莒勝大國而懼故行成音釋華音化還音旋

壬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

伐吳

左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蓬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蓬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因祀社而大蒐族類也不敢必召其類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

平宋公

平衛侯

獻鄭伯

簡曹伯

武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

蔡侯

景陳侯

哀

許男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

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夫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

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六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
栢二子在幄坐射大千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
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
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胃于橐而胃入壘皆下搏人以投
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
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
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
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
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
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
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
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
我無辭有庸乃還○求御車之人于鄭以其知地利也
鄭乃使宛射犬為張幣輔蹀御不可與謂不可與相等
部婁小阜松栢大木喻小國臣與大國不同廣車兵車
乘車安車也轉為衣裝箕踞衣裝而鼓琴以示閑暇射
犬恨二子故近楚壘不告而馳使無備為楚獲收其禽
而死者挾其囚而生者以示勇射犬又弗待而出二子
皆超跳於乘上再不謀謂不告馳不待出志入志入於
敵怯謂畏楚眾亟數也言昔壯今怯變之數也音釋幣

音格樂

音歷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音乾左傳陳人復討
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

楚○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
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
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
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

之禮也音
釋謙音遣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

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

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

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

長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三

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癸丑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

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不寇欲和鄰國不嚴欲得民心徒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

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問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扞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官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服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摯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驂蔑于淮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

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太宮曰所不與
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
與有如上帝乃敢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
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
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踣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使偃取使偃為已取也且于之
役上年齊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楹柱也振警物也
言杼疾不能聽命振夜以近公官故尤當警備故陪臣
代杼于其振職執得淫者不知有二命放之也上賈舉
奄人下賈舉嬖臣乃二人申蒯姓名乃監取魚之官友
子義與死君之義相反口實祿養也讀盟書至所不與
崔慶者讀未終晏子即曰嬰所不唯云
云故易其詞意也音釋振音誣埋音因

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
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
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

清師入郟 告柔
比杏 夷儀

之宜 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
昏 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
於 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
以 遠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
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
為已云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
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 平宋公 平衛侯 鄭伯 簡曹伯 景莒子 邾子

滕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于夷儀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

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
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二軍之大夫百

齊火 齊火 齊火 齊火 齊火 齊火 齊火 齊火 齊火 齊火

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以班謂男女別而纍以出示其服也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

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鄉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

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

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

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

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

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

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

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後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伐鄭在二十四年隧道也井堙塞其井木刊伐其樹賈獲陳大夫舍而毋言置其母於車不祥言男女無別也御止也門宮門也陳侯免謂衣喪服擁社謂抱社主繫馬韁也執之以修臣僕之禮承飲奉觴也子美即子產但數所俘獲不以歸也致安也陳亂故子產正其眾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音釋免音問繫音致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左傳齊成故也

信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諸惠子，遂卒。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祭，以求五鹿。衛獻公入于夷儀。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冢鄉，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

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父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子木即屈建，居其間。居楚兩軍間，墊隘危困也。簡師簡閱精兵為陣，駐後以待我，傳諸其軍，謂逐五子至其本軍處。

信

枉 夷儀 衛 必

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父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子木即屈建，居其間。居楚兩軍間，墊隘危困也。簡師簡閱精兵為陣，駐後以待我，傳諸其軍，謂逐五子至其本軍處。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

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亡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埋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先我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戎服軍旅之服也虞闕父舜後陳之祖元女武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三恪謂周既封杞宋又封陳恪敬也封其後以示敬之桓公之亂在魯桓公九年徵舒弑君成公奔晉因鄭而入億逞欲逞而不可億度二十四年鄭伯入晉告伐陳耻大姬鄭姬姓恐辱武王大姬也辟誅其罪也差以次而降也音釋圻音其關音聯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

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殫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疆疆場也

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

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

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

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甲寅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殺其君剽

左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

之太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必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謀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瓊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開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

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幸卯殺子叔及太子角○為復謂謀反國辭子鮮辭之也敬妣乃獻公子鮮之母悼子即甯喜多而能亡言子鮮多不過出亡伯國即孫襄林父子剽字子叔乃黑背之子太子角剽之子淹人也恤憂也猶夫人無異於人也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

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

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末減矣亦以弒君書何也奕者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術則殖也出之喜

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
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殺君之罪示
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
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况
私意邪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
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

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

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

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或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行從近闕出公使止之。領之點首也在存問也獻公使與甯喜言許之太叔文子曰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故獻公怨之

音釋領音得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

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

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

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

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衛於慮久矣此

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
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
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平使荀吳來聘左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

公會晉人平鄭良霄簡宋人平曹人武于澶淵澶音蟬左傳六

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
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大夫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
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
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
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
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
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
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

其危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
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
告二君國子賦緇衣之彛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
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穆公子為大夫子展即罕氏

秋宋公平殺其世子痤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

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
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媿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
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
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
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
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
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敵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
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
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
固聞之公因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
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
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

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
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
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
再拜稽首受之○其姬宋平公母入夕夕見也視之尤
謂顏色尤異也惡而婉貌惡而心柔美而狼貌美而心
狠惠墻姓伊戾名楚客楚過客與太子相知者夫不惡
指太子惡之縱有外臣無內臣內師為內臣故請往共
其內語多言亂人意故使過期也享與烹同步馬習馬
也音釋欲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坎聒音郭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殺世子毋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
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痊者寺人矣
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
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
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眾矣尸此者其誰

平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痊直稱君者春秋正其
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

楚○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伐鄭左傳楚子曰不伐

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
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
人之性鬻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
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
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將門發獲九人焉涉于
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鬻動也嗇吝也但足其一時
好勇之性以求名後日之禍則吝而不
肯謀故非國家長久之利皆指鄭人言

葬許靈公

襄指靈公

昔精始非國家身入之保皆許與人言

取與之利以末心對曰之辭與否而不

其利也非國事也○襄指靈公○襄指靈公○襄指靈公

襄指靈公○襄指靈公○襄指靈公○襄指靈公

襄指靈公○襄指靈公○襄指靈公○襄指靈公

襄指靈公○襄指靈公○襄指靈公○襄指靈公

襄指靈公○襄指靈公○襄指靈公○襄指靈公

春秋集傳卷二十二宋公之孫也直歸魯不亦美乎

春秋集傳卷二十三

襄公下

乙卯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

景

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

慶封食不敬為賊相鼠亦不知也○季慶封字豹叔孫名相鼠取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義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奭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

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

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

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
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
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
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
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湏無衛石惡
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
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
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
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澠邑
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驛
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
至是夜也趙孟及子哲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
孔負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
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
還入於宋若我何○趙文子趙孟即趙武子木即屈建
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司馬掌會同之事故置之舉
謂記錄之也仲尼使記史者載是禮不可遺子木在陳
使黑肱先與晉約盟載之言趙武亦但使向戌與楚約
言左師即向戌子哲即黑肱齊言恐臨盟復爭故武先

盟以一之軍不築營壘但以藩車限之示
不相攻偏謂晉在北楚在南伯夙即荀盈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

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
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
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
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尺枕之服而
哭之欲斂以云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獻
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殺石惡喜之黨

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

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

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

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

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

八歲叛 批喜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二 明

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

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

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

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

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

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

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

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

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昭所以出言從之而仕以

治其事則人皆知其賢出言非已罪彰君之失矣

衛侯之入使鱣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鱣病失言遂

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

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

梁子曰鱣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傳辛巳將盟

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

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

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

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

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

立志參以定之信正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

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

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

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

意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王諸侯之盟也。又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款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能上下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去之，不亦惑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

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單盡也。斃頓，仆也。言匹夫為不信，猶不可必盡斃。以死此食言，乃楚之病，而不以為病，非晉之患也。僭不信也。晉左還於宋，若為所苦而病急，則宋必致死守之。晉與宋致死，雖倍楚猶不能勝。晉又不及是言，又不如。此則亦非晉患，狎常習也。只語詞尸主也。免死言已得免死，自矜其功，以請賞。故云免死之邑。五材，金、木、水、火、土、兵。屬金子罕，削賞向戌之書字。棄之於地。司城即子罕，喜子罕名。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

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

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

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

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

召陵 宋

春秋集傳卷之三

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

丙辰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特畜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歲星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女虛危之

次淫過也堪勝也斗牛女虛在北為玄武蛇之象角亢底房心尾箕在東為蒼龍象歲星乃木星在東方亦為龍象以木星在玄枵之位故云且角亢氏為兗州房心尾豫州歲星龍俱宋鄭分野今歲星在北枵次故知三國必饑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禮○邾子來朝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

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

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
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
嫫盧蒲嫫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
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
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
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
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
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
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
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
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膏歸猶可及也子家
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
水而戕舟發深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
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
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
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集為上獻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
圍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
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楯擊

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
援朝楯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
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湏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
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
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
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
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
左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
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
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慶舍即子之慶
封之子內實寶物妻妾也易內與嫫易妻妾遷朝之大
夫就而朝之賊謂莊公之黨崔氏封謂諸逃亡之人得
賊名而出者以已情告而反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公
家供卿大夫者驚鴨也洎肉汁也子雅藥氏子尾高氏
慶封以二子怒告嫫嫫言能殺之而席其皮言弗敢出
不敢洩其謀也陳桓子即陳無宇陳文子之子道六達
謂之莊慎守善其不貪貨財癸與何為莊公報讐陳文
子知將有亂故使人召桓子慶季即封曰死無宇見卜
兆偽曰毋必死且泣也慶嗣封之族子家即析歸父嘗

秋祭也子息即慶嗣言封若亡幸則在吳越戕舟發梁不欲封歸姜舍之女癸之妻夫子謂慶舍優戲也魚里里名藥即子雅高即子尾陳即須無鮑即鮑國抽桶擊扉為內應之期覺屋棟慶繩即慶集泥遠散所祭不恭朱方吳邑名殲盡也旃之也音釋

十有一月公如楚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

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季蘭佩蘭之少女尸主也以其敬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

乙未楚子昭卒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

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不恤誰違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

而為之備宋公遂反○專言足專任始學言未識遠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

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丁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

也乃使巫以桃茆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

祿即斂也先使巫祓除凶邪而行祿禮則與朝而布幣無異桃性惡茹若蒂以除不祥君臨臣喪之禮音釋茆音拂

音列板

音拂

音拂

音拂

音拂

音拂

音拂

音拂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二十三年春至自齊文

四年正月至自晉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至自晉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

年夏至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

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

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榘夏四月送

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

封使公治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

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

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

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

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羨墻之意而不

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

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夏五月公至自楚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

台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

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

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治曰

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

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

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

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

無使季氏葬我公治季氏屬大夫問問公起居以璽

書追公治與之舍舍館也治初不知至此發出

始知之不入不入季氏家非德賞因季氏賞也

庚午衛侯衎卒

衎音肯祭者備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

閹弒吳子餘祭

閹音昏祭者備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閹以刀

弒必對余祭將長之限言季子也此日不見限然不言之至自禁公台進其邑於季子而然下人無口其民

穀梁子曰閹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

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

夏人不狎敵不適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

大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

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

使守舟吳子觀舟閹以刀弒之亦適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叔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太叔與伯石

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

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區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

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

矣其誰云之○子太叔鄭游吉太叔文子衛世叔儀周

宗周之宗族斬而復生曰肆屏

城以衛之也同同姓異異姓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王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

弱如京 城杞

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
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
見矣

晉侯平使士鞅來聘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

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

杞子文來盟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

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

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取武獻以下兼

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

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

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

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

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治杞

田使魯歸侵杞之田悼夫人平公母杞女齊也即女叔

侯尚取之言當取女叔殺之武公獻公皆晉

君毋寧夫人言必怪夫人取之而不取我也

吳子餘祭使札來聘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

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

任其大政不恤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

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

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

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

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

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

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

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采為之歌秦曰此之謂

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

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

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

父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

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

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

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佞曲而不屈適而不偏遠而不
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衰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
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
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籥
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采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
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動而不德非禹其誰能
脩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
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
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
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
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
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
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黶公叔發公子朝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
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
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
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

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
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
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二
南王道基本猶有商紂餘習故未盡善不怨見風化入
人深也細政繁碎也泱泱弘大之聲表式也夏中夏也
秦本戎狄至襄公有功平王平王東遷盡以舊鄩高之
地賜之故云周之舊大難委曲險則難行若以德輔此
則王天下底壅也象文王之舞籥樂竿南二南籥如笛
三孔籥籥皆舞者所執有憾天下未平也韶濩湯樂韶
籥舜樂音釋泱音央風音馮籥音朔濩音護鮪音秋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
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子壽夢
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
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
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

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
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
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狗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
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
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
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爲
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
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
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
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
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
之賢者其父兄所爲拳拳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
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
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
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
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
夫廉爭夫讓而篡弒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
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

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

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畧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第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躬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畧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

羊傳昭公二十一年喜時即子臧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

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

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經左傳秋七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

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薑即子尾竈即子雅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戊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

款使遠罷來聘遠音以罷音皮左傳通

為政何如對曰吾齊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

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傳或叫于宋太廟曰嘻嘻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嘻嘻

甲午宋太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嘻嘻懼聲也音釋姆音茂語音

希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

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姆

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

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

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

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
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
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景殺其弟佞夫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

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
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

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
戊子儋括圍焉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

劉毅卑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括儋季之
子將見王入朝而嘆愆期單公子名嘆而言括之言也

必有此括言必得朝權而愆期聞之也儋季
靈王弟佞夫靈王子景王弟成愆為大夫王子瑕奔

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公羊傳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

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
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左傳鄭伯有嗜酒為窟室

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
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

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
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

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
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

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
所幸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

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
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王寅子產入癸卯子

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
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

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
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

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
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

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羽頡出奔晉魯昭公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敞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葛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夫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伯有即良霄朝至朝者至伯有家猶飲未已壑谷即窟室布路分散布於路既而朝伯有朝鄭子皙公子駟之後為駟氏子皮即罕虎罕氏駟氏豐氏皆同母所生兄弟敝盡也言已為國家

計豈自為我輩圖正以鄭國之禍難不知所終始成吾所欲出云而成其志之所在也墓門之瀆鄭城門溝馬師官名頡即羽頡兄弟及此子產與子皙為從兄弟子皙子產之父與伯有亦為兄弟駟帶子皙之宗姪帶即駟帶段公孫段豐氏皆助子皙殺伯有者公孫洩子孔子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說與悅同言伯有為妖鬼害人為之立後人必不悅為政者為此故以反之若國家自以大義繼絕以取悅於民也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入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

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不言賊密謀以

冬十月葬蔡景公言其人其功未終也蔡景公晉

晉人平齊人景宋人平衛人襄鄭人簡曹人武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穆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為

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

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

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春秋大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君

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

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

盟卒而不赴者蔡莊公甲午于齊于薄踐土有

同姓赴而不會者莊二十五年衛惠公卒宣九年衛

成公卒僖九年晉獻公卒二十四

年晉惠公卒十四年蔡穆公卒三十二年鄭文公卒

成六年鄭悼公卒襄二年鄭成公卒隱七宣九成十

六年三書滕則以哀死而致槩為輕弔生而歸賻為

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

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

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

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弒君是夷狄禽獸之

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

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

深痛其所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弒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

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且驅猛獸也。今世子弒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

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
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
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
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
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
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
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
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
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
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此

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己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

楚也夫故作其官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官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

之嫡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嫡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慙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敬齊

皆謚也義鈞賢相等也三易衰而祗猶如舊言其嬉戲無度

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
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
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
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
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己亥仲孫羯卒

左傳己亥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左傳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

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

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出也展與吳出也

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
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
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
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
匡謂其文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
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
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
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
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

疑如昔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
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
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
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也

春秋集傳卷二十三

國子生新安後學汪秋卿校刊

春秋集傳卷二十四

昭公上

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三十一歲即位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庚申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左傳春楚

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
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
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令
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
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
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

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茂以復矣
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
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
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
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桃伍舉知其有備也請
垂囊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號尋宋之
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
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
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
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
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
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盟子木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
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
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
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藪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
也詩曰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
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

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
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
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
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
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
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
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長
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散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
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
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館
客舍外城外眾逆以兵入逆墀築壇國外段乃公子豐
之子蒙蔽也原告先君而來今不得入逆是欺蔽先君
將不得為臣諸侯將距違楚命而令有不行所以鄭懼
豈敢愛豐氏祖廟不令楚入囊弓衣垂以示無兵器
警備也詐謂衷甲凌駕以出其上離麗也設君服二人
執戈陳于前以自衛緝蒲為王宮以自殊異子哲殺伯
有背命放誕當璧棄疾當璧而拜為神所命以有楚國

叔孫即豹左師即向戌子謂子皮子家即蔡子
家行人揮即子羽音釋墀音善穰音標蒙音哀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
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
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號尋宋之盟而經何以
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歆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
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
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
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
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

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
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
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
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
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
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巳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
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
圖國忘使貞也謀主三者義也而有是四者又可幾乎乃
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
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出不逃
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
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
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
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
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
苗夏有觀扈商有姓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
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
之封疆之削何國茂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
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

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
 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
 之乃免叔孫○樂桓子即樂王鮒鮒難言求貨故求帶
 以示意而叔孫不與蹇豹家臣裂裳之帛作帶與之言
 帶褊盡矣汚恩難誅戮靖安也能治汙守難者表
 旗表識也彼此疆邑不可別故舉以表識之著之於書
 以稽考之觀扈姓邳徐奄俱國
 各亢禦也音釋蹇音脛姓音跣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
 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
 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
 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
 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

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
 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夏秦伯景之弟鍼出奔晉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

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
 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票
 幣終事入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
 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
 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
 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
 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
 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
 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
 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
 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
 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
 與幾何○后子即鍼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選數也恐景
 數其罪而加戮造舟比舟加板於上以為橋十里舍車

每十里置車八乘自雍及絳秦都至晉都凡千里歸取
票幣令人歸雍取享晉侯九獻之幣以次載幣相授而
至比及終享取幣者凡八至見車多行速司馬侯即女
叔齊蔭日影也玩厭五稔之遠貪朝夕之近其與幾何
言不久也稔熟也
以穀熟為一年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
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
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
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
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
子出奔其父過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

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况
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
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鹵音魯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
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
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
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穆子即荀吳無終即山戎什伍
卒也共當也車兵車阨險也若困諸險步卒能歷險必
又勝以為行毀其屬車為行列
五乘分為三伍離不相屬也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

猶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
 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
 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
 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如魏之武士爭以
 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左傳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
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
疾納去
 夫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
 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
 子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為又以國氏

小白入 去疾入

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
 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
 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
 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莒展與出奔吳左傳展與奔吳

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
 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
 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
 立也號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
 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許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

葵丘 取鄆

召

春秋集傳卷三十四

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左傳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威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

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大厖及常儀靡莒二邑音釋齊音謀

葬邾悼公謂其與閔平姑也其不曰以有國矣

冬十有一月巳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反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驪

櫟邾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三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

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巳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

干出奔晉宮廐尹子哲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邾葬于邾謂之邾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

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于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

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于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

不侮鰥寡不畏疆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齒無

鉞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

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遠罷為

令尹遠啓疆為太宰。幕平夏皆邾敖子子干即公子

比公子圍之弟子哲即黑肱底致也鉞先來奔故欲自

同晉臣子干後來為羈旅之客忌敬也不敬羈旅當何

敬所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

入問王疾縊而弑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

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

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

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

生將志于學襄二十一年孔子生是年十二歲乃所見之世非祖之

意

所逮聞也。又曷爲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爲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弒或不弒，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邾敖實弒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

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僞，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辛酉二年

春晉侯

平使韓起來聘

左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

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

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
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
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易彖辭文王作爻象
辭周公作春
秋載周魯事

夏叔弓如晉左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因曰女無敢焉

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
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
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早讓禮
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早讓也詩曰敬爾
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致館至晉晉受以館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
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

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
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
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
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

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
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
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
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
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
木焉○公孫駟黑先與公孫游楚爭娶徐吾犯之妹乃
蔡甲欲殺楚擊之以戈黑傷鄭放游楚於吳故黑至
是欲作亂遽傳車也鄭為游楚亂諸卿私盟于薰隧公
孫黑強與于盟創疾是天已虐已矣印公孫黑
之子褚師市官也加木書其罪於木加尸上

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

楚爭室事見左傳襄三
十年及昭元年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

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

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黑則

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

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而罪二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

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

有所易是以亂作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仇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

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

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冷諸侯三歲

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

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中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

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送從逆班送女者當從逆女者班位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

曰非仇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舉動

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

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

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

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

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

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郤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欲郤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夫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爲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

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壬戌三年

春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

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敬

子即叔弓不入者爲椒有避仇之耻也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

昭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

七

昭

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左傳

冬大雨雹

比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

嬖公懼

春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

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公比燕伯欵出

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

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

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

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

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

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

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

立郭允明而弒於趙村衛獻公茂彖卿而信其左右

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

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二十六年

故人主不

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

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

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癸亥四年

召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三

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

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

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其出

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

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

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

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

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厲疾不

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

不發而震雹之為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

也。此陸日在虛危北道夏正十二月也西方奎婁宿

也朝早覲見夏正月奎婁朝見東方火出火星見東方

夏正三月畢賦大發冰賜人也老致仕于家者越散也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
曠霏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

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

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

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

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

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蓄霜雹則亦誣

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幽

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

靈蔡侯

靈陳侯

哀鄭伯

簡許男

徐子

滕子
顛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傳春王正月許男如楚

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
 求諸侯三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
 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
 結驪於三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
 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
 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
 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
 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
 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
 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
 曰特險與馬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
 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
 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
 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
 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
 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
 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

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
 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
 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
 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
 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
 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
 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
 王曰然則吾所求晉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
 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
 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
 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
 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
 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
 有岐陽之蒐康有豐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
 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
 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
 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守獻
 伯子
 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
 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
 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

三

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桃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後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鄭伯先如楚。故止鄭伯。不易言多難也。問閒暇。棄謂楚國人棄之。左師即向戌。宋公爵故。獻公合諸侯之禮。六節。鄭伯爵故。獻言已受諸侯幣帛。將輸之於府庫。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弒麋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鄆。城竟莫校。畏

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

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事見左傳九年滅蔡而又不

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墮楚盈而降之罰也。事見左傳十一年

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

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

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

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

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

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於平州是

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

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麋書卒。不革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限曰。晉楚執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

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朱方吳邑。以封慶封者。戮謂負之斧鉞。徇于眾。

遂滅賴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街壁。士袒。與觀。

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章龜與公子棄疾成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

堪王命乃禍亂也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
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竟謂外境事皆不逆王心將
又有事不使民得安居處安處也

九月取鄆左傳言易也莒亂著丘公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

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

仲壬夢天厭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豕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

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

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

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

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

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

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

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

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

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

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

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

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

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

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

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

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介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
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
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
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
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亦在乎季孫
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
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各夫子為司馬與
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
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
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
夫子固欲去之。穆子即叔孫氏去謂十六年避僑如
之難宣伯即僑如穆子兄饋之穆子饋之也願之。蓋
忿其為亂之言姓生也問其所生子豎小臣也公孫明

昭
春秋左傳卷三十四
三

齊大夫即子明國姜即穆子所娶國氏穆子因怒其母故遲逆其子孟即孟丙爾未際言丙未與大夫交際以牲血釁鍾曰落器具享禮牛入不告叔孫出詐命之以享日北婦人謂國姜客謂子明公御魯公御者名萊書仲使牛以環入示叔孫乃入而不示出詐以叔孫命使佩之因謂叔孫見仲於公如何杜洩叔孫宰授之戈使殺牛洩言飲食求之可至不必殺牛个東西廂也牛不進其食寫噐令空若已食然命之徹去路謂襄王賜穆子路車冢卿謂季孫介次也三官即司徒司馬司空音釋儂音呂猴音加喙音卉猶音猶

甲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

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因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諷諸五父之衢授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

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叔孫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取其半於子弟之中取其一半以三分歸公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自從也行謂洩去他國大從大順也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

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崩叛。事見左傳陽虎專，季斯囚。事見左傳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楚靈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

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

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子家羈即懿伯奸號之盟取鄆取郕不恤其所猶言不思為之地也。○秦伯也。○秦伯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

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

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

征而國必危矣。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

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

以私邑累公邑是也。其書不亦其對姓以陳而姓人

秋七月公至自晉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音汾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

蚡泉莒未陳也○秦伯卒

冬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

吳越始見經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楊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

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上豈為一人使臣獲繫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上一城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漢之兆其報在邛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楊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遽卒急也休安也始危也楚卜與晉戰城濮得吉兆反為晉敗然應乃在邛之戰楚敗晉可見臧否不常吳此行亦用有報志於後也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

封而富於其舊。宗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前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

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於討不敢求。既得。既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既。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哀公十四年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

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女其畏哉。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亥合比之弟夫指華亥何有公不難也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

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閻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絕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逐華合

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左傳

楚薳罷帥師伐吳罷音皮左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儀楚徐大夫薳洩楚大夫子蕩即薳罷

冬叔弓如楚左傳聘且甲敗也

齊侯景伐北燕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

齊侯景伐北燕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

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齊
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丙寅七年丙寅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左傳齊求之也祭已齊侯次于號燕

之敵器請以謝罪公孫哲曰受服而退侯釁而動可也

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壘玉櫝竿耳

不克而還。竿耳玉爵也音釋壘與甕同竿音賈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

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

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

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

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

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
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

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

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

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

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

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

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

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

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
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
貺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
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宮室成而祭之曰落衡父即
公衡為質于楚日往日也冀冀魯朝何敢望謂不敢望
如蜀有質子

昭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三

叔孫舍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

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擇時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和睦晉不禮焉

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鶴鳴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圍亞圍。二圍周之先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鱣於是粥於是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聖人指殷湯滅於宋殷成封於宋弗何父嫡嗣當立以讓厲公聖人之後有明德者謂考父說即南宮敬叔何忌即孟懿子皆僖子之子音釋僂音呂僂音羽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

從矣可常平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悻悻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

昭

春秋集傳卷二十四

十四

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此季文同何謂辰也。曰子之子武子也。子統嗣是謂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成子夢

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荀相之史朝亦夢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

媯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筮又曰余尚立

繫尚克嘉之遇屯之比筮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

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

之筮也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稷臨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

不亦可。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足跛也。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卯入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

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

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

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

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

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

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

儒

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其弟招以爲夫陳

叔弓如晉。左傳賀虜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虜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

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音釋虜音斯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左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

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至于商衛革車于乘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

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及理

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

春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

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其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魚。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

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穎而逃使

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

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

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顯墳之族也歲在
鷄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
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蘇至于瞽瞍無違命舜
重之以明德實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
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
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與嬖
衆嬖人置之不用也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帷帳中加
絰而逃不欲為楚臣及此謂為王息寧靜也顯墳氏以
鷄火歲滅析木在箕斗之間天漢曰津由用
也幕舜之先違命違天命殷封於後于遂

葬陳哀公

戊辰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盾會于下陳

許遷于夷

左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

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漢西田益之遷方城外於許

夏四月陳災

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年

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相治也音釋裨音卑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

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

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自

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

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

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

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

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矍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左傳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

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已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左傳齊惠樂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

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蓋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鉶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樂施子雅之子即子旗高強子尾之子即子良同出惠公陳桓子即陳無字鮑文子即鮑國不信謂不實也端委衣朝服也王黑

召

春秋集傳卷二十四

三

齊大夫靈姑鉞公之旗名卜以之率戰斷三尺不敢與君同于山子商子周皆子尾所逐群公子棘夫于皆邑名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子旗所逐者音釋鉞音平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左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

鄭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

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

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

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已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

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

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左傳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左傳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

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疆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

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于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兩車乘也幣見新君之贄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左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

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庚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靈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左傳景王問於長弘

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

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壅謂壅積其惡感謂恨其不順從也音釋長音長感音憾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左傳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

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樂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敵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材金木水火土必使極盛然後敵之如沒水不可拯救以振之喻楚惡極力盡自敵而不可復救也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

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

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弒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弒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處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結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

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虜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

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正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侵祥。

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侵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

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筮，反自侵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僚，鄰女也。盟謂泉丘人與鄰女盟，僖子副妾。遠氏，別居，筮副倅也。字養也。音釋筮，愁去聲。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愁。

愁音邱。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

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愁，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周謂歲星一周。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愁。

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諸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之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

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怒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左傳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

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魯郊言必為魯人所逐出在郊姓生也公乃夫人歸氏所生今不衰以思親必不為祖考所歸依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冬十有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中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濮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于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

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五大五官之長五細五官之屬棄疾爵尊鄭丹爵細曼伯即檀伯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音釋羹音郎掉音調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歛不

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辛未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眾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左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

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

召 春秋集傳卷三十四 三十四 信

也。除治葬道也。用器用辟之遷道避游氏之廟。廟下棺也。無若猶無柩。音釋。音崩。音去聲。

夏宋公元使華定來聘。左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取鄭之役。昔人愬于晉。晉有平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

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

代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僑也。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僂趨進曰日。盱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中僑謂投壺中不足為僑異。音釋。坻音池。澠音蠅。使音叟。

五月葬鄭簡公

楚靈殺其大夫成熊。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

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昭子。家謂平子曰。二命。喻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媿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媿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

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
倍其鄰者耻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
子逐叔仲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
曰吾不為怨府○南崩南遺子子仲即公子愁季平子
即意如季悼子之子故謂不禮之故更受意如以伐莒
功更受三命昭子不伐莒亦嘗以例加三命叔仲言昭
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故平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不
從故欲與之訟著位次也恤恤憂也湫隘也攸遠也圃
以植蔬菜杞非可食者子男
子美稱去指作亂鄙陋賤也

楚子靈伐徐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
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

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
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
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
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
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
辟在荆山葦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是挑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
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

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煩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
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

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

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
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

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
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入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

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其詩曰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

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
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

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穎尾
穎水之尾秦復陶秦之羽衣析父楚大夫從隨也子革

即鄭丹夕暮見也王孫牟衛康叔子燮父晉唐叔子桃
弧棘矢供禦王拔除之事昆吾陸終長子居許地少子

仲

季連為楚相工尹工正名路鍼斧柄也命破圭玉以
錡之請命請其制度如響謂其應聲無違逆須俟也以
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淫愚三墳伏羲神農黃帝
之書墳大也所言皆大道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
書典常也八索八卦索求也九丘九州之志丘聚也祈
招即析父名招為周司馬謀父不敢直言王故指從行
者以諷之惜安和也形猶甄陶言國之用民如隨器制
形故云形民力不可縱已欲而無厭也音釋秘音必鍼
音七倍

晉昭伐鮮虞左傳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

因肥之役也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冬
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
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諼固可罪也而狄之

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
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
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人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
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
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
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
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神本塞賦之意豈曰也乎

賦之管夫言其美之即謂也春秋集傳卷二十四

六國之秦楚晉並與國也

大傾無倫於今知國人人無財食自秦楚末世至千

中國之祖以爲中國詩舞而曰矣一夫限爲夷外弄

爲以知人國是中國也而夷將往也

春秋集傳卷二十四

春秋集傳卷二十四



